岁月年华

老家下雪三千里

□陈启银

大寒那天，本来没有写作打算。医生刚警告过，不要太劳累。也真心想把一些念头暂时放在那儿，让它再长一些时日。

刷朋友圈，偶遇老乡郭律师发的老家下雪的视频，还配了一首诗：“君在钟祥我在粤，醉揉白云邀团圆。雪似故人人似雪，可爱又还惹人嫌。”视频中曼妙的雪花，熟悉的老街道和古建筑，已然模糊了的山山水水，以及回荡在空气中明风楚韵，让我一下子没有忍住，加了一句“我的老家下雪了，一个古老美丽而又现代的小城”，然后转发到朋友圈。可思绪还是停不下来，继续狂奔，便不由自主地打开备忘录，任其在指尖流淌起来。

在我的心目中，下雪既是欣赏自然的美景，又是磨砺人生的背景。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喜欢下雪。

小时候，雪花满天飞舞，手脚冻得都伸不直，还要哆嗦着去接那雪花，让它们落在手心里，任其融化、氤氲，把新的寒冷慢慢浸润到尚年幼的生命体内。在雪厚的地方堆雪人、打雪仗、看行走时留下的脚印，哪里还会管身上冷不冷，肚子饱不饱，开心是最好的药。

下雪之后，会有一个漫长的低温期。在太阳照射不到的鱼塘一角，冰会累积得很厚，开春才慢慢融化。我们在上面小心翼翼地行走，画出安全范围，才敢滑行、打陀螺、摔跤，提心吊胆并惊恐万状地快乐着。

初中住校，开始有点讲究穿了，也仗着年轻能扛，不管多冷，就是中间夹一件旧绒衣。母亲让多穿点，我就是听不进，实际是嫌弃哥哥们穿过的棉衣破旧、难看，没面子，根本没有考虑母亲的感受。有一次，下了一夜的雪，起床后整个寝室都炸开了，我们兴奋地拿了洗脸盆往平时洗漱的鱼塘边冲。田埂下积雪最深，一脚陷下去，那齐腰身的雪啊，让人动弹不得。水面结了冰，用脸盆敲出一个窟窿来，才打上一盆水来。那个冬天，是我这辈子唯一冻伤手的一次，母亲伤心自责了很久。

那时冻得上课在跺脚、搓手，下课了又在奔跑、打闹取暖，脑袋都是木的，哪里听得见老师讲了什么。下雪，已经影响到我们读书，可谁都不讨厌，觉得这是老天的恩赐。因为我们懂得“瑞雪兆丰年”的道理，吃饱饭才是更大的事。

读高中时住在县农机公司的子弟宿舍，我开始练长跑，每天沿钟祥的阳春大街跑到县政府，拐到河街上，跑到工人文化宫再拐回阳春大街。遇到下雪，我觉得最威。雪花纷纷往脸上扑，寒冷的北风吹得脸都麻木了，融化的雪水和汗水让人感觉冷热两重天，脚下踩着黑色的冰碴，有节奏地咔咔作响。舍友劝我别跑了，可我就是要跑，刚从杂志上学会“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似懂非懂地要试试。尽管空一天不跑也很舒服，但又会对照“练功练功，一日不练三日空”，萌生一种松懈的负罪感。

离开老家来到南方，冬天就只剩下思念老家下雪的份。没有想到在桂林上军校，竟还赶上过一次千载难逢的周日下大雪，甲天下的山水华丽变身，银装素裹，让人惊艳。队领导很开明，每个班发两个胶卷，说：“你们尽情地去拍照吧。”那个开心，永远留在记忆里。我们像小时那样野着来，先在院内拍，再到街上拍，再进景点拍，弥漫的雾气与晶莹的雾凇，宛如琼树银花漫天开放，冰雪覆盖的奇峰变成了超级雪笋屹立，构成一幅幅冬日罕见的南国雪图，让人仿佛置身于静谧纯净的童话世界。往日学习训练的苦和累，积在心里的郁和闷，在这场雪景拍摄和玩耍、打闹中一乐而散，现在同学见面、聚会，还时常拿出当年的照片来晒一晒，讲讲背后的故事。

2003 年初，我在北京学习期间，正赶上那年的第一场大雪。在南方已经生活了十几年，太久没有见过下那么大的雪了，以为已经无法适应。可每天晚上，我仍然像往常一样用冷水洗澡。北方来的同学看到我的举动，完全傻呆了。

“你不怕冷吗？”

“怕！”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

“没有为什么。”

练长跑让我明白，应对大自然的恶劣环境，怕是没有用的，只能想办法去克服和忍耐，熬过去了，就又是另外一番天地。

前段时间去北方，积雪未化的早晨，我也像小时候一样，到结冰的湖面走一走。结果，刚走了两步就听到嘎吱一声响，马上条件反射地缩了回来：寒气直往身上蹿。自己微微一笑，摇了摇头。现在的体重，怕是小时候的四到五倍了吧？

在朋友圈继续往下翻，在新疆工作多年的好友作家王雁翔，转发了他当地朋友拍的照片，两边的树和路完全被大雪覆盖，好一个纯粹而洁白的世界，并写道：“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这是汉玉兄摄于新疆的一张照片。时光荏苒，已快二十年没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走过，但我仍能听到脚下嘎吱嘎吱的声音……”

老家又一轮降雪开始了。

我在心里补了一句，那嘎吱嘎吱的声音，会传到骨髓里，扎在心窝子，但我们依然会在美景与背景的交替中微笑前行。

诗和远方

又别故乡

□朱　凌

除夕夜烟花的绽放
似乎就在昨天
中国红喜炮的吉语
还在空中芬芳
穿新衣裳的孩童
正在山村到处撒欢
妈妈做的美味佳肴
还在口角生香
屋顶的袅袅炊烟
仍在空中盘缠
父亲蹲在墙角
紧蹙眉头细数烟圈

不待新春的雷响
我又得背上沉重的行囊
还是在那个依依惜别的车站
当我沉重的双腿踏上车厢
车窗上瞬间满是雨雾茫茫
因为我再也看不清故乡的模样

车轮一圈圈驶出故乡
一任深不见底的离愁泛滥
泪眼婆娑里　脑海依然萦绕
昨夜　故乡的天幕上
无数的星星闪着晶莹的泪光
小村那熟悉的穿山风啊
循着车轮不离不弃地奔向远方
挥动大山般沉重的手臂
与渐次远去的故乡
无上虔诚地道一声珍重
说一声再见

慢时光

新春第一缕阳光

□蒋志富

就在严冬背负连日的寒风冷雨经过漫长跋涉，如疲惫的旅者元气大伤之际，新春的第一缕阳光，从东方的海洋山脉矫健地跃上舞台，精神抖擞，活力四射，宣告岁月更迭。

这缕阳光，如神奇的魔术师，用他金色的魔棒轻轻一舞，瞬间激活了大地上每一个沉睡的生命。

群山在他的点染下，如苏醒的巨人，抖擞精神，瞬间换上新装，披上绿裳，欢庆春的造访。严寒的凛冽，在他温柔的攻势下节节败退，无奈地发出最后一声叹息。而在广袤的田园里，春心在他的激发下，却开始如波光荡漾，闪烁着生机和光芒。油菜花，这初春的精灵，第一时间响应他的召唤，率先在微信群中晒出自己身着金光、搔首弄姿的模样。她们身上的清香，如一壶久藏的醇酒，闻之而醉。蜂蝶似乎早就收到信息，已在花丛中翩翩起舞，为他的到来献上最美的舞蹈。

他穿过灵田镇长岗岭古村，那青砖瓦房上袅袅升起的炊烟，被他轻轻一捋，瞬间变得轻盈纯净。古村的气息因他而愈加清新，仿佛一幅轻描的水彩画，淡雅而又不失生机。那古街、古民居、青石板路、小桥流水则愈显宁静和祥和，像是在回忆明清时期那厚重的历史传说。

他越过公平湖，将湖的底色擦亮，让湖水愈加清澈透亮，如一巨型碧绿翡翠，镶嵌在青狮潭的蓝天上。

他让甘棠江如金龙般亲昵地投入漓江的怀抱。江面那闪闪的金光，是他昨夜在甜梦中发出的笑靥，他明亮了江面，也明亮了人们的心房。他馈赠给灵泽塔金色的袈裟，那闪烁的金身，让宝塔如一高大俊伟的金佛，端坐于甘棠公园，守护桂北的安宁。那江边的垂钓者，在他的亲抚下愈显悠闲自得。

他惬意地徜徉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让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喜色。那街头巷尾的红灯笼，在他的映照下，似乎要把每个市民的眼神点燃。

他弥漫在乡村，让浓浓的年味随同他一起在欢声笑语中飘荡，与人们共享新春的喜悦。

他沐浴着四方灵泉，让潭下镇山口村村民享受到他赐予的无限福泽。井中那清冽甘甜的泉水发出点点银光，那是他俩在轻轻细语。

他眷恋着九屋镇江头村，让爱莲祠的诵读声格外清朗，让这比天籁还动听的声音在“秀才街”“举人巷”回荡，为人们指引方向。

新春的第一缕阳光，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唤醒了大地，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活力，更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在他的眷顾下，我愿跟他一道，迎接新的一年，共同书写春天的故事。

微小说

书法豆嫂

□齐　照

天上还铺着星星，李岚就起来两次了，一晚上只能用合不拢嘴、揣着蜜来形容她的心情。她忙完手里的活儿，起身又擦了一遍桌子上金灿灿的奖杯，翻看证书上的名字，嘴角不由得上扬起来。今天她和老伴只做了一锅豆腐，一锅豆腐一上午的时间就卖光了，下午约了好姐妹见面。

老伴儿老杨早早准备好了热腾腾的糁、油条，还有小笼包。

“看把你激动的。”

“俺就激动咋了，俺活到六十多，没承想还得了全国书法比赛银奖呢。银奖啊，全国的呢。”李岚说着把头扬起来。

“好好好，看你个自豪劲儿，你最厉害！”老杨边竖大拇指边说。

“要我说今天干脆不卖豆腐了，你姐妹难得来一次，你领着她在咱们的景区里好好逛逛，玩玩。”

“今天游客多，有几个老客户打电话提前订了咱家的豆腐呢，咱可不能失约，今天少卖一点儿可以，过会儿留下一块，正好送给我姐妹，让她尝尝咱家的正宗老豆腐。”

“那是，你这个豆嫂名不虚传。”老杨投来崇拜的眼光。

李岚和老伴儿老杨做了一辈子豆腐，在当地他们做的豆腐正宗，一直保持着手工做法，老卤水点豆腐，深受附近百姓的喜爱。这不，前几年，他们老两口租的沿街房统一改造成了旅游景区，景区扶持发展当地特色项目，他们乘着政府的这股东风就重新租了门店，继续做传统的老豆腐。老手艺，老味道，得到认可，无疑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这不李岚也得了个豆嫂的称呼。她说，她特喜欢大伙儿这么称呼她，亲。随着游客的增多，豆嫂豆腐店生意越来越红火，从豆浆、豆脑到几筛子豆腐，从来不会有剩余。有人就说，豆嫂，你家生意这么好，你得提一提价格，游客不在乎这个，只要好吃，贵一点儿也合情合理。豆嫂总是笑着摇头，说，小本买卖，习惯了，再说了，大伙信任我们，我们心里就热乎，心里乐意，啥赚钱不赚钱的。

其实早在去年，豆嫂的儿子就劝父母不要那么拼了，年纪慢慢大了，好好享享福了，可豆嫂和老杨是闲不住的人，这一干就干到了现在。

话说豆嫂学习书法还是因为她的好姐妹王桂霞呢，她是一名地道的红嫂，就是今天豆嫂要等的人。豆嫂两年前在网上认识了沂蒙红嫂王桂霞。王桂霞经常组织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人呢，豆嫂十分崇拜王桂霞。特别是王桂霞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可羡慕死她了。豆嫂虽是初中毕业，但是字也写得俊秀，从小爱写字的她，在家人的反对下，竟报了书法培训班，利用卖完豆腐的业余时间坚持去练字。老杨和儿子说，这个年龄了，别学了，挺累的，再说了，你学了有啥用处？

用处？

俺是为了用处吗？俺打心里喜欢。再说了，咱们家乡是书圣故里，俺要是再能写一手好字，那多光荣啊。家人劝说无果，豆嫂就这样风雨无阻一练就是两年。

两年的时间，让豆嫂更多了一个称号：书法豆嫂。

就这样，书法豆嫂在王桂霞的帮助下报了全国书法比赛，用她的话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在老年组得了银奖，对她来说就是天大的喜讯。

豆嫂书法进步这么快，少不了王桂霞的指导帮助，虽然相差三岁的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她们在网上却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姐妹。视频聊天中，豆嫂就向王桂霞展示自己的作品，王桂霞又在线教。平时，豆嫂就给王桂霞寄去自己做的豆腐。现在是夏天天气热，豆腐不易邮寄，这不，王桂霞说想吃豆嫂的豆腐了，当然她是专程来庆贺豆嫂拿了大奖的。王桂霞说，有俺的功劳，你得请客，豆嫂高兴地连声应着。两个人就约好了在景区见面。

豆嫂和老杨利索地吃完早饭就开始卖豆腐，不到三个小时，一筛子豆腐就卖空了。这个时候王桂霞也该来了。

豆嫂收拾干净把头探出去，走到小吃街的前头等。

一会儿，王桂霞从一辆红色汽车上下来，同时下来的还有一位男同志。

豆嫂一眼认出姐妹王桂霞，小跑着迎上去。王桂霞一把握住了她的手，两人高兴地抱在一起。

他是？

你不认识了？现在他是我们慈善协会的理事，你再好好看看。

豆嫂低下头，脸已红透，这不正是她年轻时崇拜的对象吗？那时候，他是市歌剧团里的台柱子。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他还是那么英俊，竟成了红嫂协会的骨干。真好啊。

呀，脸红了。王桂霞低头找豆嫂的正脸，咯咯笑出声来。这不，人家慕名来书法豆嫂的店里买豆腐呢。

这，这还用买啊，都是朋友尽管拿去吃，俺豆嫂就是不缺豆腐。

咱可不能得了书法大奖就骄傲了啊，咱得再接再厉，更不能和人家传出绯闻呢。

你说啥呢？老杨做好了菜在家等你们呢。他啊，知道俺的偶像们来了，跟着忙活了一早。

走，回家看看俺的奖杯去。豆嫂脸上笑出了花。现在日子好了，没想到这辈子俺这个卖豆腐的老太婆还跟书法沾上了边，获奖更是想都不敢想啊。

是啊，谁叫咱出生在美丽的桂林城来着。

哈哈哈……大伙儿把一串儿笑声传出去很远。

本报地址：临桂区山水大道 49 号　邮编：541199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地址：桂林市秀峰区榕湖北路 1 号）　印刷厂业务科：2280220　零售每份定价：1.50 元　全年定价：468 元